

上海滩

SHANG HAI TAN CHUAN QI

传奇

朱少伟 著
王延龄

蒋介石与黄金荣
黄金荣升官记
“江北大亨”顾竹轩轶事
张啸林发迹记
宋美龄被绑架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陆坚心

封面设计：柯国富

上海滩传奇

朱少伟 王延龄 著

*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数吉书局上海发行所发行

新嘉排版厂排版

上海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. 印张7.875 字数180千字

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

ISBN 7-80569-903-8/I·238

定价：7.50元

沪新登字 119 号

责任编辑:陆坚心

封面设计:柯国富

目 录

落日漕河泾——蒋介石与黄金荣·····	1
从“包打听”到督察长——黄金荣升官记·····	38
运转“小杭州”——张啸林发迹史·····	49
官司打到伦敦城——“江北大亨”顾竹轩轶事·····	60
佛门碧眼儿——洋和尚昭空传奇·····	69
“沧州”困凤——宋美龄被绑案·····	88
“利剑”行动——朝鲜爱国志士在海上·····	103
壮志难酬——王亚樵脱险记·····	111
客厅疑案——唐绍仪才死·····	135
谍女遗恨——郑苹如刺杀丁默邨·····	143
福煦路的黄昏——中统女杀手除奸记·····	153
朝露劫——“谍海才女”董露在敌营·····	184
巨奸惊魂——发生在汪伪报社的反间事件·····	209
“小道士”归真——汉奸缪斌伏法记·····	220
汪伪“市府”覆灭记——周佛海的末日·····	231

落日漕河泾

——蒋介石与黄金荣

一、初拜师门

1916年5月18日，沪军都督陈英士遇刺身亡。他当沪军都督时间虽然不长，可是他手下的团长却多如过江之鲫。这当中也包括了刚从日本学过军事回来的蒋介石。蒋虽是都督府中的一个团长，但这个团到底有多少人，“蒋团长”自己也弄不清楚。此时，其他的团长、旅长们都如风吹云散，各自谋生路去了，蒋团长也只好脱下军装，进了租界，想找个吃饭的地方。

蒋介石想来想去，自己除了学过军事，熟谙《步兵操典》之类，其他可说一概不懂。租界里店铺林立，只能做买卖，可他却无门路可走，难道再去当学徒么？一日，他正穷极无聊地在大马路上闲荡，忽然有人招呼他：“志清（蒋介石原来的名字），你到哪里去？”蒋介石抬头一看，却是陈英士的侄儿陈果夫，当年在沪军都督府时两人因都喜欢吃喝、逛堂子，因此成为莫逆之交。此时相逢，自然分外亲热，蒋介石一把抓住他说：“果夫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上海快找不到一个熟人了！”

陈果夫打量了一下蒋介石，见他身上穿的西装破旧不堪，脸色憔悴，知道他在上海混得不得意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志清，叔叔遇刺死后，我看看在政界里难混下去了，好在我们湖州人在上海做生意的蛮多，我就到一个证券交易所做，日

子还过得下去。”

蒋介石虽然曾在上海花天酒地地过了五六年，却因整日都是在堂子里和妓女鬼混，从来没有到过什么“证券交易所”。于是他向陈果夫打听，陈果夫觉得站在马路上讲话不是地方，就邀他到青莲阁上饮茶交谈。

经陈果夫细说明白，蒋介石如梦初醒，才知道上海滩上还有这样一个买空卖空的股票投机市场，而且发财容易，只要借点本钱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早晨还是瘪三，晚上就可大把钞票捞进，吃喝玩乐，挥金如土了。他有点动心了，就对陈果夫说：“老弟，实不相瞒，如今我有点落魄沪滨了，你那交易所能不能让我做点事，有口饭吃！”

陈果夫皱了皱眉头说：“志清，不是我不相助，实在这种交易所就是几个人凑起点钱，租个写字间，合伙办起来的，大家都是老板也都是伙计，因此我们不雇什么人，除非你拿出一笔钱来入股，作为股东。志清你看怎样？”

蒋介石听陈果夫这样一说，心里一沉，他想，我除了这身打狗西装之外，可说一无所有，投资简直像做梦。这样想来，蒋介石不禁脸上露出一副懊丧的神色。陈果夫看在眼里，知其为难，就劝慰蒋介石说：“志清，你不要急，我给你指一条路，我们同乡前辈虞洽老，他是有办法的，洽老和我的关系不错，他和上海一些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都熟，只要洽老讲句话，你到哪个交易所去做，都是很容易的。”

蒋介石宛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忙谢了陈果夫说：“果夫弟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。什么时候去拜见洽老。”

陈果夫爽快地答应：“明天下午，我陪你去，不过你要换身衣服，给洽老一个好印象。咱俩身体长短差不多，我借一身衣服给你，明天上午到我家吃过午饭，一齐去。”

老实说，虞洽卿初次见到蒋介石，印象是不佳的。这人瘦削的脸，眼睛看人总是冷冷的。可是，蒋介石对虞洽卿却毕恭毕敬，十分有礼貌。于是，虞洽卿转念一想，奉化蒋家也是个大族，子弟在外很多，这蒋志清过去跟陈英士当过团长，想必有点道理。现在落难，我总要拉一把才是。想罢，他略为询问几句近况，便说：“志清先生，我的一个学生开了一片物品交易所，他正要用人，不过这商行规模不大，你老兄暂时干一阵子，等将来有好机会，老朽定然推荐，意下如何？”

蒋介石这时听到有吃饭之处已喜出望外，连声答应，谢了虞洽卿。虞洽卿告诉他经理名字，并拿出一张名片给他，介绍他去上工。蒋介石和陈果夫站起身来告辞时，虞洽卿忽然问蒋介石说：“志清先生在英士处是哪个字辈的？”蒋介石不防此问，一时弄不明白，支支吾吾答不出来，虞洽卿已经明白，他不是帮会中人物，微笑一下就不再问了。

他们走出虞家，陈果夫才告诉蒋介石，他叔叔陈英士在青帮中是辈份最高的。因此，他手下的人大半是帮中徒子徒孙。蒋介石在当时众多的团长中和陈英士关系还不到被收入门下的程度，因此没能加入青帮。虞洽卿这一问，就显出他当年在陈英士身边并非重要人物。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解释，不禁懊丧万分。他知道要在上海混，不拜一个老头子，在青红帮里没个辈份，局面是打不开的，他想，总要想法进帮才好。

蒋介石在商行里当了个小职员，每日累得要死，薪金是每月十五元大洋，如果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讲，一个人还是够用的。无奈过去蒋介石花天酒地挥霍惯了，这区区十五元大洋，简直不够他到四马路书寓里打一次茶围的。他想去请虞洽卿帮他调个地方，收入多一些。于是，他买了两瓶好酒，几盒糕点，趁店中空闲，请了半天假，径往虞洽卿家中而去。

虞洽卿和蒋介石谈了一会，他觉出蒋介石此行并非是用来谢他推荐，似乎还有他意，但又不便出口。虞洽卿何等精明，于是他开口问：“志清，恐怕我学生那个小店，本小利微，难容阁下蛟龙？”

蒋介石被虞洽卿一句点明来意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搭讪说：“洽老给了我一个安身之处，感激不尽，不过我年纪还轻，想闯点事业，这仅是我的想法。怎么能弄得有点道理，也不枉了此生。晚生大胆妄想，还求洽老指教。”

虞洽卿微微一笑说：“志清，在上海滩找个吃饭地方不难，这事老朽还可以尽绵薄之力，不过，恕我说一句放肆的话，你不是经商营运之才，要在上海滩上搞点名堂出来，需要江湖上的朋友相助。英士先生当年沪滨举义，是得力于帮会的。他在帮中辈份高，所以一旦正位都督府，上海的那些大小帮会人物就俯首贴耳了。当年你没有拜在英士先生的门下，这棋走慢了一步，可惜，可惜。”

蒋介石露出失望的神情，呆望着虞洽卿说：“洽老，过去我还不不懂，现在还可以再投拜一个师门吗？”

虞洽卿用左手捻着胡子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志清，现在帮中叫得响的人物是法租界的黄金荣，他的徒弟遍处都有，是叫得响的，你拜他为师，我想可以靠得上的。”

蒋介石高兴地说：“黄金荣我是久仰的，不过他现在是大亨了，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，他肯收我做徒弟吗？”

虞洽卿打量了一下蒋介石，觉得他颇有自知之明，这样去拜黄金荣为师，黄金荣是不屑一顾的，少不得自己介绍一下，否则是投靠无门的。于是，他对蒋介石说：“志清，这不要紧，我和黄金荣关系非比寻常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写一封信。然后你去，保管他收下你这个门生，而且还要他特别照顾你！你看如何？”

蒋介石连声道谢说：“洽老，你的盛情我永世难忘，真是应了那句成语：‘生死人，肉白骨’了。”

却说黄金荣接到虞洽卿的电话，告诉他过去陈英士手下一个团长，现在上海不太得意，这人是奉化蒋家的后人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请收他门下，多多照顾。黄金荣在电话里满口答应：“你阿德哥赏识的人，拜在我的门下，是给我添光彩，你就请他到我舍下见一见罢！”

蒋介石拿了虞洽卿的介绍信，直奔八仙桥钩培里黄公馆而去。他兴冲冲准备进门，却被门口两个彪形大汉拦住，说：“依规矩懂哦！到这儿岂可随意乱撞！”

蒋介石只好陪笑说：“我是虞先生介绍来投拜黄老板的，烦你禀报一下，只说蒋志清来拜见。”

蒋介石在门房坐了好一会，才被叫进去，他脚步轻轻地走进客厅，只见那屋中一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胖胖的，脸上有麻子的中年人。蒋介石知道这就是黄金荣了，因为他知道黄金荣有个绰号叫“麻皮金荣”，这麻皮便成了他的标志。于是，他立刻撩起长袍，双膝跪在地上说：“黄老，晚辈蒋志清拜见！”

那黄金荣坐在椅子上，连身子也不动，只伸出手来说：“不必行此大礼，坐下说话。”蒋介石站起身来，谦逊地说：“黄老太爷面前哪有我晚辈的座位！”

黄金荣仔细端详蒋介石，觉得此人虽瘦却有精神，特别是一双眼睛，炯炯有神，只是眼中露出一丝寒意，使人有点不舒服。黄金荣开始有点不太高兴，但继而一想，眼光有寒气，使人觉得有点怕，说明这人有威势，虞洽卿不是说这人有点前程么？于是他放慢语气说：“洽老已经将你的事告诉我了，我收下你这个弟子。找个吉日开香堂，行拜师礼，见见同门弟兄，将来都有个照应。至于投师书帖，等会儿我叫一个师兄告诉你好

了！”

蒋介石谢过了黄金荣，随即改口称师父，觉得黄金荣有点倦意，便随着刚刚被叫进来教他行拜礼节的师兄告辞出来。黄金荣坐太师在椅上只欠了欠身，算是送客，连话也没有说一句。

这位师兄名叫潘明育，算是在钩培里替黄金荣料理帮内杂务的心腹。此人是个机灵透顶的人，他对后来投拜黄门的师弟们都是分门别类，视他的出息分档，并向黄金荣禀报，黄就按他的分档，使用安排这些徒儿们。黄金荣干的无非是贩烟土、开赌场、抽头钱之类，当然也“调解纠纷”，所谓“吃讲茶”这类事，因这中间油水高低层次不同，潘明育就起了作用。所以师兄弟都买他三分帐。刚才黄金荣吩咐他指点蒋介石行拜师礼，他早已摸清此人是三北大亨阿德哥介绍来的同乡，当过军官，目下虽无油水，可这种当兵吃粮的人，窜起亦快，因此他把蒋介石带进一间佛堂不像佛堂，办公室不像办公室的房间坐下，就开始向蒋介石讲起青帮拜师规矩来。

潘明育告诉蒋介石，投师先要写一张本人三代履历，以及年龄、籍贯、职业等项目的投师帖子送来。然后，择日开香堂拜师。潘明育看蒋介石有点茫然，于是他用亲切的语气说：“志清师弟，师父一般是不开香堂的，因为开大香堂要全套执事，所有的弟子都要到场，用猪头三牲祭祀翁、钱、潘三位祖师和历代君亲师牌位，然后大摆筵席，宴请师父和同门师兄弟。”潘明育讲到这儿接着说：“志清师弟，师父徒弟多，摆大香堂人太多，说句你不动气的话，这笔花费你也一时拿不出来，投师帖子送到，就在师父家里开小香堂，除师父外，只由我陪伴行礼，这就省得多了。”

蒋介石开始一听大摆香堂，确实捏着一把汗，等到潘明育讲到开小香堂才放下一颗心，再三谢过这位潘师兄作别而去。

转眼过了一个星期，潘明育通知蒋介石明日下午在钩培里黄公馆行拜师礼。蒋介石自然及时赶去。潘明育告诉他：“你等一下，等老太爷午睡起来，我领你到小香堂去！”

大约等了半个钟头，潘明育陪蒋介石走进一间像佛堂一样的房间。正面墙上挂着两块油漆一新的朱红牌子，一块写着“天地君亲师之位”，另一块写着“四海龙王之位”，牌子下面是一张长条形的供桌，上面陈列香炉、蜡烛台和猪头三牲，桌上有三块牌位，分别写着“开山祖师翁讳岩之神位”、“开山祖师钱讳坚之神位”和“开山祖师潘讳青之神位”，蒋介石知道这是青帮的翁、钱、潘三位祖师，不觉肃然起敬。在供桌旁，右下首摆着一张太师椅，当然是师父的座位。蒋介石正在屏声静气等待时，黄金荣却由潘明育陪同走了进来，在太师椅上坐下。潘明育作了引传师，他高声问道：“蒋志清，你愿拜在黄老太爷门下，谨守帮规吗？”蒋介石回答：“弟子诚心瞻拜师尊，谨守帮规，如有违犯，愿受家法从严处置，恳请老太爷收录。”接着，潘明育说：“请师父降谕！”这时，黄金荣才开口说：“蒋志清上香行大礼叩拜四海龙王、天地君亲师和三代祖师。”蒋介石立刻跪倒在地，三拜九叩首，叩头叩得昏头昏脑，刚刚立起来站定，不料潘明育厉声喝道：“蒋志清，还不快叩见师尊，行三拜一叩首礼。”蒋介石只好又跪下去向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叩下头去。拜过立起身来，黄金荣才慢慢开口说道：“志清，你进入道门，要敬师重道，谨守十规，尊师兄，爱护师弟。这些要牢记在心，不得疏忽。好吧，志清，我们到小客厅坐。”

到了小客厅，黄金荣却像换了一个人，和颜悦色地与蒋介石谈起家常，当他知道蒋介石在一个交易所里当小职员颇不得意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：“对了，前两天戴季陶和陈果夫来找过我，想办个大一点的交易所，怕别人捣乱，要我入一份干股（即

不出资本的股东)，我想他们两个都是空子(帮会中人对未加入帮会的人的切口)。这两人你也都熟悉，现在我这份干股就由你代表，红利你只要给我交点汽车的汽油费，其余归你用。如果谁来寻事敲竹杠，你只要说这是我的，谅上海滩上还没有人敢在我身上敲竹杠！”

二、金屋藏娇

经黄金荣这样讲了句话，蒋介石不出一分钱股本，就当上了交易所的股东，陈果夫和戴季陶反而对他客气三分。也是蒋介石时来运转，不上半年功夫，他就神气起来，衣服脱一套换一套，经常西装毕挺，叫上一部出租汽车到四马路吃花酒。会乐里、群玉坊那几家书寓，他差不多都去寻欢作乐了一番，和当年做那个草头王团长时相比，手面要阔绰得多。戴季陶是他留学东瀛时的同学，在玩女人方面两人臭味相投，他们在东京时就和住宿地方的下女鬼混，现在在上海，两人一起做生意，自然更加形影不离，几乎寸步移不开这纸醉金迷的销金窟。

不久，蒋介石在长三堂子中结识了陈洁如，两人如胶似漆，好得不得了。这陈洁如长得并不算太漂亮，四方脸，高个子，不过却也有动人之处，就是她有一种勾人魂魄的本领，使男人和她春风一度后，神魂颠倒，几天几夜都是混淘淘的。蒋介石一下子被她迷住了，最后两人海誓山盟、互订嫁娶。可是陈洁如是个红信人，要给她赎身，那得费一大笔钱，蒋介石从鸨母那儿探出口风，要身价银四十根大条子。这使蒋介石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此时他虽然比过去宽绰，但四十两黄金还是个大数目。这事使蒋介石十分烦闷，有几天不到会乐里去了，整天呆在交易所里生闷气。戴季陶看了觉得奇怪，盘问了几次，蒋介石才讲了

要娶陈洁如做小老婆，正为这笔赎身钱发愁。谁知戴季陶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老兄，这事你太傻了，放着一个上海滩上这样威风凛凛的师父，只要黄金荣给那个老鸨婆施点压力，她还敢要几十两黄金？还不是规规矩矩送上门吗？”

蒋介石皱皱眉头说：“天仇兄，你在开玩笑，这种事对师父是开不出口的，就是讲了，师父也不会为助我讨小老婆去压那个老鸨婆的。”

戴季陶说：“介石兄，你是十分聪明的人物，怎么遇到这种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事，就有点莫知所措了呢？谁要你向黄金荣直言相告，说你要讨小老婆没有钱，请他老人家帮忙。我教给你。此事有点天机不可泄漏，你俯耳过来。”蒋介石果然把耳朵凑过去，戴季陶在他耳边低声地如此这般讲了一通。蒋介石边听边点头说：“天仇，你这人真是诸葛亮，神机妙算。”

过了两天，蒋介石备了重礼径往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而来，一进门就走到师兄潘明育的房间里。潘明育正在那儿闭目养神，蒋介石一声“师兄您好”，把他从梦中叫醒过来，潘明育有点不高兴，但看蒋介石两手拎着火腿、名酒、高级听头香烟，脸上颜色不禁缓和许多，含笑说：“志清，不是过年过节，送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”

蒋介石摆了摆手说：“师兄，自从拜了师以后，一直没有好好地谢过师兄引进师门之情，这两天好不容易抽个空来望望师兄，你说送礼，可不把我羞死了。”

潘明育是黄门的心腹人物之一。这人心思极为细密，他看出蒋介石眉宇之间并不开展，显然是有心事。于是，他装作不经意地问：“志清，你在上海混得不错，这上海滩是花花世界，你孤身一人住在这儿总不是办法。把弟妹接出来，早晚有个照应。”

蒋介石没料到潘明育一下就转入话题，心中暗暗高兴，但脸上却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说：“师兄，我的原配妻子在奉化溪口乡下，她是十分孝顺婆婆的，死活不肯离开家乡一步，更不必说到上海住家了。我也打算雇个娘姨，给我料理一些生活琐事，可是也难照顾周全，这事还真难办。”

潘明育是何等精细人物，晓得他要讨小，这小老婆八成是青楼中人物，那老鸨大概奇货可居，要大大敲他一记竹杠，蒋介石吃不消了，才跑到这儿来求援。潘明育也是个风流人物，自然也听说蒋介石喜欢嫖妓院，拈花惹草，因此对师弟今天来此目的已了如指掌，于是说：“志清，你对我直说，是不是有个相好的，弄到手要费一点功夫，碰到麻烦了？这事师兄能帮忙自然帮忙。”

潘明育居然直截了当点明，蒋介石不禁脸上红了一下，厚着脸皮说：“师兄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什么事能瞒过你？怪不得师父少不了你。我是找师兄来帮个忙的！”于是，他把想给陈洁如赎身，老鸨要狠敲一记的事讲给潘明育听，最后问：“师兄，这事可难死我，你给我出个主意吧，我还真少不了她！”

潘明育一听，沉吟了半晌说：“这事还真有点难办，开妓院的老鸨哪个不心黑手辣，若有人要赎妓女从良，自然要狠狠敲这个大老倌一记，你是碰到点子上了。不过这事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依我看不必去惊动老太爷，我给你帮一把，钱总要花两个的。你把那个姑娘名字和老鸨是谁告诉我，师兄管包把美人儿送到你的小房子里！”

蒋介石忙不迭地谢了潘明育，喜滋滋地回去了。潘明育找到那个妓院老鸨，亮出黄门这块牌子告诉她，要娶陈洁如的是黄老太爷的得意门生，我们是江湖上跑跑的，你买姑娘花费银子，不会让你亏本，不过这姑娘几年来也替你挣了不少，你良心

放平一点，将来有事找到我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
那老鸨也知道得罪不起黄金荣，而且这位黄门大弟子这样赏脸给她，她也摆出一副女白相人的腔调说：“既然潘先生吩咐下来，我怎敢违抗。这样吧，我打开窗户说亮话，只要蒋先生拿出一只手（五百元），我像嫁闺女一样，礼送上轿。这些小小花费，算我对黄老太爷门下爷们的一点孝敬之心。将来还免不了要麻烦潘先生的。”

事情顺利解决，当潘明育告诉蒋介石这个消息时，他喜出望外，连声称谢。潘明育说：“好吧，我等着吃喜酒，可到时你怎样谢我这大媒呢？”

蒋介石娶了陈洁如，新婚燕尔，虽然是妓院老相识，但金屋藏娇和冶游不同，这使蒋介石的行动较前规矩了许多。

似乎蒋介石事业和生活都十分得意，将要在上海滩上混下去了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却把他卷进另一个天地去了。

三、盛筵赖债

蒋介石和陈果夫、戴季陶合股的交易所名叫恒泰，当时虽规模不大，但因为他们经营得法，加上有着黄金荣挂名当干股股东这块牌子，在证券交易上也颇有点名气。蒋介石娶了陈洁如以后，自己办个交易所，只要运气好，想当个老板是稳的，不禁躊躇满志，心中十分得意。

转眼就是1921年，谁知欧洲大战以后，西方经济陷入危机，许多企业破产倒闭，这些企业公司在上海也有分支机构，证券交易当时主要经营的对象是这些洋行的股票，一下子就直线下跌。这股风冲击了上海的这些证券交易所，抛出的人比吃进的多，而且那些放出一笔款做“多头”和“空头”的朋友，纷纷抽回

资金，只在几天之间，立刻挤垮了一批交易所，有的老板骤然从富翁变成了瘪三，有的负债，无法偿清，只好跳黄浦江，了结残生。

蒋介石和陈、戴两人怎能抵挡这阵交易所关闭的狂潮？交易所本来是做无本生意，现在客户纷纷来抽回押款，犹如银行挤兑提存一样，恒泰立刻被迫停业清理，关起门来一看，差不多欠有二万元债，这可是个大数目。蒋介石既然享受干股红利，自然吃倒帐也分摊在他名下一份，而且还有一段隐情未便讲出，那就是他吃花酒、兜风，娶陈洁如那一笔花销，也都是从交易所挪用公款。他只好充好汉说：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笔帐我想法还。”

硬话说出去了，摊在他名下的钱也有七八千元。蒋介石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。陈洁如见他满脸愁容，知道恒泰号倒闭，有些不高兴，于是殷勤地弄了些酒来，炒了两只小菜和他对饮，消愁解闷。陈洁如劝他：“你何必心烦，上海滩上这种店开店关，发财折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你想开些，等这阵风头过去再作道理。”蒋介石呷了一口酒，叹口气说：“洁如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恒泰倒下来，摊在我身上要还客户的帐有七八千块钱，你叫我到哪里去找。那债主天天上门逼债，气势汹汹，我被逼得快要跳黄浦江了！”

陈洁如一听，也吓了一跳，这么大的数目在几天内怎么还得出？她作声不得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用纤手轻轻拍了一下台子说：“我倒忘了，昨天有份广州来的电报，孙中山先生要你急速到广州去，他正在建军，大约要你去帮忙，你是学军事的，做生意不一定在行，趁此机会到广州也是另谋出路。”

这里要补述一笔，原来蒋介石虽在陈英士手下不是太得意，可是陈英士当时也觉得他手下的武官，正路出身、进过军校的没

有几个，蒋介石便是其中之一。陈因任沪军都督时间较短，还没有考虑建军，因此未能派上蒋介石的用场。但二次革命反袁失败，陈英士亡命日本，重组中华革命党时，曾和孙中山谈到军事人才，举荐过蒋介石。因此孙中山在黄埔建军校时，想起了蒋介石，才打电报给他。蒋介石那时在恒泰十分得意，不想到广州去，因此未及时回复。眼下看来在上海混不下去，到广州去参加国民革命军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，然而他转念一想，不禁苦笑着对陈洁如说：“洁如，现在我倒想去广州，不过走不掉了！”

陈洁如不解其意问：“为什么走不掉？”蒋介石摊开两手，扳着指头对陈洁如说：“你想，我名下要摊还八千多元的债，还不掉，那些债主会放我走吗？再则，我到广州，孙先生建军经费十分困难，我总不能光身一人，身无分文就去，总要带些钱走吧，最少也要带上二三元，好对孙先生有个交代。两处一凑，是个万字头的大数。你说我什么地方去找这笔钱呀？”

陈洁如毕竟脑子灵活，她含笑说：“介石，你真是被这一阵倒闭的风潮吓懵了，这笔帐要还容易，不还也便当，而且路费也有着落，保你平平安安上路。”

蒋介石有些糊涂了，不知陈洁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怔怔地望着她，讲不出一句话来，陈洁如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事只要和你的师父黄金荣商量，他会给你想办法的。”

蒋介石一听，拚命地摇头说：“原来是这条计策。我这师父样样都讲义气，讲交情，只是在这钱字上他却看得紧，休说上万块洋钱，就是一百、二百，我开出口去，恐怕也难到手，你的这条计策恐怕是狗咬尿泡空欢喜。”

陈洁如一笑说：“你这呆鸟，谁出主意让你向老太爷借钱去，你不知道老太爷和孙中山先生早在几年前就有交往，老太爷敬